

人海茫茫,在这个世上,能做成朋友的,真是缘分。比如憨厚的老姚。

老姚是我进入新单位一起玩的第一个新朋友。

新单位,初来乍到,为防止紧张和陌生,我特地带了本好看的书,但坐在新办公桌前,一页也没看进去。心静不下来,有忐忑,有不安,还有紧张,加在一起就是空空荡荡。

就在这个时候,隔壁办公室的老姚捧着茶杯走过来了,主动说读过我的文章,还说了他的童年,夏天的地面晒得滚烫,光脚的他必须弓起脚背才能走路。

笑眯眯的老姚是个温暖的人,总让我想起扬州读师范时的后勤处周处长。当年正流行电视剧《射雕英雄传》,就是翁美玲版本的。周处长也是笑眯眯的,他晚上检查我们的宿舍,是这样自我简介的:“我姓周,是老顽童周伯通的周。”周处长还给我们开过一场消防讲座,举出的火灾事故一直记到了今天,他说江都小纪镇有个老头,他把养了多年的老母鸡宰了,是用柴火熬煮的,老母鸡油太多了。先是锅里的鸡油到了燃点,再后来是锅盖被点燃了,接着是厨房。待一路哼唱扬州小调的老头打酒回来,已酿成了一场火灾。说扬州话的老顽童不动声色地在台上讲完了这个�故事,真的就像在说扬州评话,多么成功的一场消防讲座啊。

老姚和老顽童周伯通真的有神似之处,纯粹,真实。因为是初次交谈,我和老姚谈话的内容是东一榔头西一棒的。也有人路过办公室,见到老姚,称呼却是:“姚团长。”姚团长?!

老姚在单位的职务是一个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。恰巧这年秋天,央视开始热播《亮

温暖的人都长着同样的脸

鹿余亮

剑》,李云龙团长才像是真正的团长。我想,他们叫老姚为“姚团长”,可能是一个玩笑而已。

也许是气息相通,单位每有一项新任务,老姚总是邀请我一起组团做工作。我们的工作做得很顺利。时间久了,在我看来,有老姚的指挥,有老姚的配合,他真的越来越像“团长”了呢。

就这样,我很快融入了新单位,连乒乓球爱好也是老姚帮我拾起来的——第一副球拍就是老姚悄悄送我的。天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我喜欢乒乓球的。

再后来,老姚的团长身份就揭开了,他还真的做过团长,是守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技术部队的团长,然后转业回老家,就来到了我们单位。

火箭? 卫星?“火箭”和“卫星”这两个概念是一起呼啸着涌进我头脑里的。有火箭发射时耀眼的火焰,还有那嘹亮的倒计时声:10,9,8,7,……1,发射!

老姚跟我说过西昌的群山,以及群山里等待任务的寂寞,但他从未跟我说过在群山中间发射卫星和火箭的话题。我们的身边,有许多身怀绝技深藏不露的高人。老姚肯定是有绝技的,能带好一个团的人,不是一个简单的人。

过了几年,老姚调到了靖江农村工作办公室,因为是在同一个院子里,我们的乒乓友谊还是继续。有一段时间,老姚有半年没有找我“交流”乒乓技术,我以为发生什么了,打

电话问他。电话是忙音。到了当天晚上,老姚回了电话给我,说他实在太忙了。

老姚所说的忙是靖江要举办江苏省省第八届农民运动会,运动会的项目主要是拔河和舞龙,全省的农民代表队来到靖江参加拔河和舞龙比赛,队伍训练,会务准备,还有接待,肯定让老姚找到了当年接到发射任务的那种喜悦。

农民运动会后,老姚和我的乒乓交流继续。我们之间互有胜负,这已经不重要了。中年男人的乒乓球,技术是次要的,健身是第一位的。但那个时候,连同健身也退到第二位了,老姚给我讲述农民运动会的各种细节。很多很多的细节,都是老姚的细心和熨帖。如果把所有的细节加在一起,都属于成功和胜利。从老姚的表情来看,他肯定找到了当年做团长的感觉。

再后来,从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的老姚回了老家,砌了新房。我拎了两瓶红酒去他家吃饭。菜是老姚烧的,想不到他的菜也像他指挥的千军万马,非常地道的私房菜。我跟他重述了我们师范周伯通处长的消防故事,那只多油的低燃点的老母鸡,老姚笑出了眼泪。我想说老姚,你长得和我们师范的老顽童很像,笑起来的时候特别像。但我还是没有说出来,这世上,温暖的人都长得特别像,或者说,温暖的人都长着同样的脸。

那天我们的晚餐吃了很久很久,直到那颗最闪亮的金星挂在了夜空的西南角。金星也是众星的团长啊,它一出来,其他的星星也跟着出来了,当然,还有环绕着地球的卫星们,有几颗卫星是姚团长当年守卫的长征运载火箭发射的呢?



东床升官邀泰山
岳父惊喜踏春行
上路 (设色纸本) 朱刚

故乡的茶食

我喜欢吃茶食。小时候,有回祖父带我去访友,主人特地用水在茶碗里给我泡了块脆饼,我开心得不得了。那时我寄养在海门外婆家,小姨夫发了工资会给小姨买些茶食,我曾经偷吃了不少麻圆。麻圆形似小肉丸,内核炸得金黄松脆,表皮一层白芝麻,咬一口满嘴香。我朱家角的嬢嬢,离开家乡几十年了,年迈时仍然对茅镇百年茶食店朱协和的麻圆、桂花白糖云片糕念念不忘。成年后我有了工作,每次回海门探望外婆后,总要到当地食品厂门市部买上几十只脆饼、几块麻糕和麻圆之类的茶食带回上海。海门食品厂生产的长脆饼,用料好,讲究传统工艺,酥脆可口,芝麻香里还有淡淡的桔味。如今,买不到那家的长脆饼了,但我总会买些别家的脆饼尝尝,可惜再也没有以前的味道。

今年上海夏天持续了160天,这是徐家汇站有记录以来第二长的夏天,而秋季为近19年来最晚入秋年份,打破历史记录。

刚熬过漫长酷暑,正欣喜着秋日的天高云淡枫叶红银杏黄桂花香,却不意北方寒流赶到,执意结束来之不易的秋天。这几日的风,一阵紧似一阵,扫除晚秋爽利的余韵,非要把这城市里最后一点温存气息也搜刮干净不可。倦坐书房,听窗外那尖啸而无止无歇的风声,桌上那盏台灯洒下的还是夏日白光,寒潮来得太突然,措手不及,并未来得及换上适用于冬日的暖黄光灯泡,感觉更加清寂无边。人生在世,总有些这样的情形,好好的,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当头一击,有些天长日久会戛然而止,就如舒缓优美的旋律突然变成疾风暴雨的鼓点,一时难以应对。

目光扫过书墙,密密匝匝颜色深浅不一的书脊,像一位位朋友,沉默守护着,成为心城城墙。心里安定了。是

母亲闫忠玲,生于1932年7月,于2022年11月10日与世长辞,享年九十一岁。

母亲祖籍山东,后随外祖父闫国明举家迁往天津市静海县唐官屯镇经商。母亲从学校毕业后,被分配到静海第二小学任教。她对教育工作兢兢业业,常年担任班主任。母亲体质柔弱,时常抱病,但她从未因此懈怠教学。即便是病休期间,也会让我们将学生作业抱回家中批改。母亲在教学上颇具匠心,她所带的班级,成绩总是最好的。父亲历任几个学校校长,后任静海师范学校校长,年轻时便是河北省劳动模范,将全部心血倾注于工作,无暇顾及家事。母亲是一个干练利落的人,我们兄妹三个,加上赡养的老人,家庭的重担都在母亲的肩上。因为没有自己的房产,每隔几年就要搬一次家,从城西搬到城北,又从城南搬到城东。我们兄妹儿人正值生长发育的年纪,食量很大。在凭票供应的年

代,定量粮食根本不够吃,不得不长期购买私粮补充。但母亲善于勤俭持家,精打细算,把清贫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夏日里,一家人围坐在庭院中,分享用井水镇过的大西瓜。端午节,母亲让我们去塘里采苇叶,她则准备糯米、红豆、小枣之类。包

想起母亲

亦农

好的粽子送东家、送西家,与邻里分享。母亲还在院子里开辟了一方小菜园,种植时令蔬菜。餐桌上总有母亲的劳动成果。

因为饱尝频繁搬家的艰辛,母亲始终怀着一个坚定的信念:一定要拥有自己的房子。在我上小学时,母亲终于下定决心,利用祖上留下的宅基地,东拼西凑向亲友借钱,全家齐上阵,盖起了三间砖包皮的房子。房屋建成后,为了偿还债务,日子过得更加拮据。但母亲总是心满意足,脸上常带着对未

来的憧憬。待我们长大后,家里又集中精力建起了新的砖瓦房,母亲终于了却了心事。新房位置很好,就在路边。拥有自己的房子,成为母亲一生中最引以为傲的事情。

退休后,她很少外出,不喜交际应酬,不打牌不串门,唯独喜爱在家看看电视、听听收音机。母亲特别关注新闻时事,通过收音机了解外界新鲜事物,有时说起的新鲜事物连我都未曾听闻。她思维清晰,看问题透彻,记忆力尤其出色,亲朋好友和我们的电话号码都能牢记于心。虽然不常与人往来,但她很会处理人际关系,与亲朋好友都保持着良好的情谊。她秉持着独特的处世哲学:与人保持适当的距离,但又不失友善。她总是关心他人,乐于助人帮助亲友解决实际困难,最近还有她的学生向我提及,当年母亲给穷困家庭孩子送食物的旧事。晚年仍有许多亲友登门探望。逢年过节,一些亲朋好友都会来家中叙旧。平

在阿尔及利亚,塔里克向我讲述了他兄长纳比勒的故事。那是一桩发生于十多年前的往事。

纳比勒倾尽毕生积蓄,买下一块地皮,兴建一栋三层的独立洋楼。祖孙三代满怀期盼,等着新屋落成的那一天。房子眼看就要竣工,全家大大小小十多人浩浩荡荡地前去参观。大家兴奋地在屋内上上下下穿梭,不停地讨论着未来的布置。年方六岁的拉希德,忽然顽皮心起,悄悄跑进屋外一隅的贮藏室,想和家人玩捉迷藏。

他静静地等,等呀等,却等不到人来找,不知不觉地躺在地上睡着了。梦中,一向活泼好动的他,依然欢快地奔跑着,不断地发出咯咯咯的笑声,全然不知家人早已像被捅了蜂窝的蜜蜂一样,疯狂乱扑着找他。三层楼,每一个角落皆晃都搜寻过了,然而,拉希德却像被风卷走的一粒沙子,连影子都没有留下。慌乱的家人全然没有注意到,屋外一隅那间门扉紧闭的贮藏室,正藏着他们心心念念的小男孩。

家人分头去找,沿着大路一寸一寸地搜寻,天色渐暗,仍无所获。大家无计可施,只得报警。

八十高龄的奶奶泣不成声,哭声像又尖又利的玻璃碎片,把大家的心都割伤了;一向沉稳的爷爷,则拖着疲惫的双脚,趑趄趑趄来回踱步,叹息连连;而拉希德的父母,更陷入了撕裂般的焦虑中。

当天夜里,警方终于在贮藏室中找到酣睡的拉希德。得知消息后,愁得两鬓斑白的父亲化作一阵风冲过去,一见到孩子,不经思索,便重重地甩出一记耳光。那一掌,倾泻的是他内心的恐惧、愤怒与压抑的情绪,却也在瞬间,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——拉希德的眼球壁破裂,视网膜脱落。

当医生确诊孩子永久失明时,母亲彻底崩溃。她抱着儿子号啕大哭,喊道:“我宁可一辈子找不回他,让别人去领养,让他双目健全地过一世!”

塔里克在复述这段往事时,仍难掩心底的痛楚。他缓缓地说:“是我哥哥的心先瞎了,才会造成孩子失明的!”

他深有感触地表示:体罚,是最要不得的教育方式。孩子犯错,父母应该先冷静地理解缘由,再理性地引导。如果孩子只是无心之失,父母却恣意体罚孩子,是会造成孩子是非观念混淆的。

他进一步分析:“父母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孩子,往往只是情绪的发泄。像我哥哥,猛力掌掴孩子,其实是在释放自己濒于崩溃的精神重压。仔细想想,孩子又犯了什么错呢?以暴力惩罚孩子,反映的是自己性格的缺陷。孩子长期生活在这种动辄以暴力解决问题的家庭里,成长后也一定会用暴力回应世界!”

如今已为人父的塔里克,育有三个孩子,他从不对他们施以体罚。他告诉我,他有一个窍门,可以避免自己出错,那就是“一字诀”——跑!

“倘若孩子犯错而让我发现了,不管犯错的原因是什么,我会对自己说:‘跑!’”

他解释:跑,不是逃避,而是让自己在精神上暂时离开、在情绪上暂时冻结。

等完完全全地冷静下来后,再去想解决的方法。如果在鲁莽冲动的情况下采取行动,后果不堪设想啊!“跑”这一字秘诀,理性而又睿智。

日里,她也常通过电话与老友联系,这些成为她晚年生活的重要慰藉。

我们的家庭关系十分和睦,兄弟姐妹之间格外团结。母亲关心子女的学业和健康,但在事业上从不给我们施加压力。她不要求我们一定要出人头

地、大富大贵,只希望我们保持善良正直的品格,积极向上,乐于奉献,尽己所能回报社会。虽然身体欠佳,母亲却从不轻易麻烦他人。她基本没有住过院,有些小病就自己吃药,让我们去药店或医院取药。她对生活没有过多奢求,能够坦然面对人生,对自己的人生价值有着清晰的定位。

母亲踏踏实实地走完了平凡而不平庸的一生。对生活坚韧,对子女慈爱,对事业执着,对名利淡泊。她教会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,如何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善良。她的一生,恰如细雨润物,不求闻达,但求心安。

如今,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。每当想起她的音容笑貌,想起她在灯下批改作业时专注的神情,想起她望着自家房子时满足的微笑,我的心中既充满思念,又倍感温暖。

愁”,如果将自己的心神,从一己悲欢中抽离出来,就能投入到更广阔更浩瀚的智慧之海中去。小溪汇入江河,终于见识了天宽地阔;井蛙跳上井沿,方知世界之大,阳光之灿烂。那时所有的局促与严寒,都会被一种宏大的温暖所取代。这温暖比炉火更深厚恒久。古人说“吾丧我”,或许便是这样一种境界,泯灭了小我的执着,与那更伟大的精神合而为一,于是,个体的寒冬,便也成了宇宙韵律中一个可以理解,甚至可以欣赏的音符。此时斟上酒来,真当“围炉”而“浮一大白”,以庆贺这精神上的新生。

“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刍狗”,而人心可以自暖。只要还能阅读,生命中的“光”便永不会熄灭。

十日谈

暖冬之光

责编:殷健灵

感谢生活让我提早经历了寒冬,请看明日本栏。

